

山陽遺稿文

四

イ 13

999

4



13
999
4

山陽遺稿卷之七

賴襄 子成著

記

耶馬溪圖卷記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
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覩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
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
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偶還寓豐後隈邑臘月
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
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又

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竦、如春笋矗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關、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枹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

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燭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豬、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滄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舍公、余故人、竢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舍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舍公南行、行田塍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舍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

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
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
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
生長此土宜不魁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
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
色忽覺迴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沂前數曲者一曲奇於
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
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
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
宿山寺明雨借轎西還山峯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

一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
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
吾酒盡預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
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
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
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爲
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
或不誣也已卯之臘胙橐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
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
笨拙不足狀其髣弗况画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

山陰先生遺稿卷七
者、蹋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爲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爲含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路、畱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也。

笑社記

余嘗與二三友人、飲酒而樂、哄然而笑、又旬餘、相謂曰、前日之咲、可復尋乎、遂以笑相命、會曰笑會、社曰笑社、或聞而笑曰、社之有名、必有義也、以咲名社、不亦太淺易耶、余笑而荅曰、子所以爲易、吾所以爲難也、唐人詩曰、人生難遇開口笑、又曰、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夫使笑而易事也、則何謂之難遇、而屈指數之於三旬閒哉、蓋會心之友難獲、適意之事難有、二者合矣、可以一笑矣、而不會於其時、笑終不可成矣、咲其不難哉、電曰、天笑、颺曰、海笑、以天與海之冥漠、猶有時而咲矣、春山如咲、是山亦

有時而咲矣。人其可無咲也。人亦有不幸欲笑不得者。衛君以一嘖一笑爲大故。是終其身而笑幾回焉。奚啻一月哉。故位愈高。則笑愈難。吾儕小人。猶幸未難於笑也。故以我之得笑笑彼之不得笑。猶之斥鷃笑大鵬邪。各安其分。各樂其樂。而咲其可笑。是我黨之笑也。苟不可笑而笑。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將以求分外之樂。不爲鬼神所咲者。幾希。則謂之辱我笑矣。我社之相盟於笑。其義如此。子乃易而咲之。吾笑子之咲吾笑也。或笑而去。終書其語。示社中之士。且誠而約之曰。我黨之笑。不可不自重也。夫陶陸處士也。惠遠山僧也。一回之咲。其聲乃聞數千載。不啻廬瀑

之喧。是無他。獲可笑之友。而有可笑之事焉。爾陳圖南聞陳橋之變。則大咲墜驢。是圖南會可笑之時也。我二三友人。同生於驩虞之世。唯咲之謀。誰知得此笑之難哉。然則相逢相遇。莞然銜杯。酒不必醇。肴不必肥。絲竹管絃。不必資咲也。夫巧笑之倩。歌以侑觴。人誰不樂。而或以一咲傾家國。非資我黨之笑者也。如我黨則所謂巡簷索梅花笑可耳。而一回之笑。宜必有詩以紀其咲。勿使梅花笑我寂寥也。皆笑曰。諾。是爲笑社記。

象墜記

形山生妙於彫刻所造象墜彫盧生夢圖方一寸強而爲樓閣十有五爲人八百八十爲馬若象十二爲禽鳥未審其幾隻驟視之如蟻集腐菓諦視則種種可辨云請余作記余不以爲信且方按舊著外史未暇也乃今觀之盧生在榻美睡眉鬚宛然枕邊忽現儀衛人馬前騎後從蓋幢繽紛中擁彩輿導以樂至大門門外百吏拜迎門後有殿殿後重樓壘閣最後一巨殿設幄坐生衆擎珍玩侍焉殿左設筵一伶方舞蘭陵王奮袖頓足又有笛者笙者篳篥者鉦者羯鼓者而觀舞者五十餘人閣右有堂群姬導客

上堂入房、攀梯登樓、几案瓶爐整然、有展書畫者、聚首評者、揮毫者、捧硯立者、樓又一層、露臺匝之、置渾儀風竿類、其前、雲梯如虹、蜿蜒而上、到最高樓、生凭椅、美人立侍、裙帶縹緲、樓下兩筵、一爲詩筵、隱几檢書、憑欄撚鬚者、一則裙釵醉舞、吹簫拍板者、下以一大樓受之、醉客雜沓、杯盤狼藉、鬪飲拇戰、行酒執炙者、各盡狀態、而大樓下、卽嚮舞筵也、其結構有條理如此、而椳櫺欄楯、各應繩墨、楮必方瓦必圓、瓦或雕龜若龍、介鱗眼爪皆備、瓦際時有數雀、相顧啁嘖、其乳者、離巢而飛、余眼不能睹、以鬢隸就明睨之、又聽生之指說、纔得辨之、嘻、信矣、有客同觀、咲曰、技雖妙

哉、得非無用乎、何必就方寸物、備此群品、枉費精神、而先生又作之記爲、余曰、不然是形山借此曉世也、世之人、溺於富貴功名、以此爲大焉爾、五十年將相、意氣籠蓋天下、不過一夢、籍使非夢、自至人視之、直蟻營耳、余修外史、倣彼國策史漢、歷敘鎌倉以來興廢、其事可謂大且夥矣、嘗按地球圖、亞細亞一洲、不能掌大、至於我邦、以指指之、蔽而不見、比此象墜、更小矣、而數十英雄豪傑、流血如河、積骨如山、以爭此指大物、至其得志、城闕連雲、宮宇障日、姬妾騶從、千乘萬騎、亦不過就指大中爲之、而後世津津談之、屑屑敘之、其爲無用一也、而余修史二十餘年、累三十

萬言而不能悉舉，彤山以方寸悉之，數閱月輒畢工，其敏如此，不可以不記而傳之也。遂記彤山，丹後人，姓小嶋，名旭，天資善彫造，此時年甫二十，其人真率好談笑，卒逢者不意其巧思，縝密能然云。

九霞樓記

豫與藝防隔海相對，南北數百里，余藝人也，記在鄉日，每出遊南望，見如黛色者，橫亘天際，蓋皆豫山，輒思一往探其勝，而不果，已而西遊過防，及長，至豐，左顧豫山，其青未了也，豐比豫，其遠倍蓰，余足及豐，而不至豫，豈山水於人固自有緣邪？今茲豫人松田渙卿以其所居九霞樓圖來示，請記，余欣然展圖按之，樓蓋在州三津灣，屬松山藩，爲大港，樓據其南，舟船輻湊，魚市雜沓，而樓南海岸皆松樹，鹽田村寺隱見其間，喚之可應，愈南得城墟，墟以西，山勢出海百餘里，曰佐田碕，樓北大埠，與磯背對，乃爲港口，磯

之北曰高濱洋蓋東西舟路帆影出沒洋北隰嶼最近者曰赤崎曰由良稍遠而高者曰興居興居以西諸隰屏列蔥翠在眼以與佐田碕相抱以供樓之望而其閒水波渺然其淡碧點綴如斷如續如在如亾則藝防諸嶺而尤遙者豐之湯岳也余於是歎而自語曰此喚之可鷹蔥翠在眼非吾往隔海望之如黛者哉而其斷續在亾者乃吾鄉土與吾足跡所及非邪對圖恍然亦足以慰宿昔烏得不應請記之余雖未審九霞所以得名而九醞流霞古以目美酒則意樓上常有此物而樓下魚市萬鱗潑刺樓主人日擊鮮浮白以恣海山之觀可知也余他日理棹省鄉或

得風水之便由高濱洋直到樓下共其一醉倚檻指點遠近以實此圖所見乃可以真逞吾志焉而其所記將有詳於此者也渙卿其埃之

無邊風月樓記

無邊風月樓記
桑名老疾樂翁為東六條氏親書顏其燕居之樓曰無邊
風月云而囑襄記之襄嘗受知於侯欲問其所以名而侯
已逝矣乃私以襄意推之作記曰夫蓬蓬然起橫過萬里
無物不靡者風也離離然出經天而行化萬象之塵濁而
使之清者月也月之所照風之所被誰知其際涯哉故曰
無邊天下之物莫不有邊山有邊也水有邊也草木國土
有邊也唯天為無邊天象之無形而成形者莫風若焉其
無色而成色者莫月若焉故曰無邊風月雖然風自風也
月自月也何必關於此樓而此樓不能獨有之也又何得

獨取爲名耶、非唯此樓不能有之也、天下誰能有之、今有人焉、仰而指月曰、是吾之月也、指風曰、是吾之風也、有不咲其妄者哉、無他、以其無邊也、公侯之國、擁山跨河、可謂大矣、而所封各有其邊、不能領無邊之風月也、帝皇王霸、則更大矣、盡四海之內、究舟車之所通、而其所御、亦不能無邊、不能管無邊之風月也、夫然、彼風與月、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也、苟天下終無一人能有者、則是無主之物耳、雖布衣匹夫如襄者、得取而玩、以自號稱焉、而況於此樓乎、主此樓者、無帝霸之權、無公侯之封、而天下萬衆之心、喁喁然常嚮之、取法於蔥嶺之西、而變化之扶桑之東、教

化所被、無有際涯、其無形而成形、無色而成色者、猶夫風與月也、夫有雨露矣、雖無風、可也、有日星矣、雖無月、可也、而舍月與風、天地功用、恐或不全、斯教之於帝霸公侯之治、如無益焉者、而或助之冥冥之內、亦猶是歟、宜其以此名之、烏知樂翁之意、不在於是哉、夫以天下萬衆之所嚮、何欲而不成、夫佛殿之宏壯鉅麗、四方所瞻仰如彼、可以見焉、而其所燕居、則結構狹小、僅容二十席、而畫爲四室、開其東南、而西北穿牖而已、而風之簸蕩、四郊草木、偃仰調刁、與夫月出三十六峰之上、百萬瓦屋、悉成銀色、皆可坐而瞰之、故不用大也、

山陽先生遺稿卷七
簡齋記
彦根藩執政小野田舜卿告暇浴但溫泉過京就於我有
所諮詢臨別請名其讀書之齋余答以簡或曰藩以勳舊
之最三十五萬之提封而處京畿之衝要其事務之繁可
知也執之政者寧得曰簡而已乎余曰唯然故曰簡非簡
莫以治繁也以繁治繁胥溺於繁而已譬若人家一奴一
婢而居于野者自理其井臼展其粟與薪憧憧然可矣至
役百指以上為之主者不可屢坐起必有宰焉宰又持其
大綱分事群僕使雜焉奔走苛之督察吾見其家事之一
日而十壅滯也故曰簡簡者衆善之所出也仰而陳者簡

簡齋記

而簡簡齋記
彦根藩執政小野田舜卿告暇浴但溫泉過京就於我有
所諮詢臨別請名其讀書之齋余答以簡或曰藩以勳舊
之最三十五萬之提封而處京畿之衝要其事務之繁可
知也執之政者寧得曰簡而已乎余曰唯然故曰簡非簡
莫以治繁也以繁治繁胥溺於繁而已譬若人家一奴一
婢而居于野者自理其井臼展其粟與薪憧憧然可矣至
役百指以上為之主者不可屢坐起必有宰焉宰又持其
大綱分事群僕使雜焉奔走苛之督察吾見其家事之一
日而十壅滯也故曰簡簡者衆善之所出也仰而陳者簡

則易入、俯而令者簡則易從、賞簡則德不忤、罰簡則威不
媿、不寧唯是、吏簡則勤、兵簡則精、用度簡則物力贏、賦稅
簡則地利集、簿領簡則姦蠹易防、一不簡則百弊雜出、故
善從政者、以己之簡治物之不簡、治之之久、漸釐其不簡
而致之於簡、而其不善者、反之、余儒生也、非更家國之事
者、然以吾所業推之、六經之文、可謂簡矣、有注之者、有注
於注者、有以爲未可、而別爲之說者、紛焉擾焉、費讀者之
心目、而經之旨日昧、必芟剔之、拔其正文、平其心觀之、然
後古立言之意出、夫創業者之立法、猶聖人之立言也、易
而淡、約而廣、較如畫一、不可無此也、如此而可也、及至叔

世、視爲大簡、日附益之、以求具備、事可併也、而分之、物可
單也、而複之、有不必襲之典例、有不必備之儀衛、一事不
理、輒置一官、一利可興、輒開一局、如拇駢、如疣贅、如蝟毛
聚、而政受其弊焉、國由焉貧、兵由焉弱、皆不簡之患也、抑
勢也、不可驟釐之也、雖然、苟反其立法之始、而淡求其意、
覈其變遷、與增加、較其利病之所底、參之古今、所以興衰
治亂、融而會之、定之於心、以此治之、如利其觴、以臨亂絲
已、藩之先君、當草昧雲擾之際、出一言、以斷大策、其嗣君
又出一言、以決難決之議、彼發言盈庭、甲是乙非、皆不素
定者、能以簡治之、兩公之所以自經紀其國者、蓋亦如此、

山陽先生遺稿卷七
舜卿之在此齋其無事之時也伏讀舊章靜思淡念有以
定其簡之在己者則何繁之不可治也臨事而求其簡自
簡其簡耳非能簡也舜卿欲書其言置于齋壁余喜其好
善有容不辭而書但恐吾言之猶不簡也

鎮海園記

長門侯新築別莊曰鎮海之園在江戶東郊瀕海處蓋東
海彎入八州之腹信毛諸水萃而注焉而江戶正踞其口
其東南面填蘆葦沮洳之地以布邸第街衢升平日久人
煙填咽海水以上屋瓦連天不餘尺地是以苟欲新置園
莊恣眺覽者非更填海波則不可侯故於此地請得鹹鹵
數百畝以爲暇時游豫之所已而又請就其傍稍填海水
爲平地者都二十四萬步鑿池其內以淪鹹水施閘蓄泄
輦其土以爲山亭臺堂宇以至調馬之埒學射之圃皆備
有三十六景經始于文政甲申之秋越乙酉春二月成時

山陽先生遺稿卷七
侯方告老不歸其藩而居于此地係葛飾郡郡古屬武藏後屬下總在刀根墨陀二川間二川所謂萃而注海者而刀根爲本中川關在焉墨陀爲支兩國永代諸橋架焉此園東距關三里西距永代橋倍之其與正邸雖甚隔絕舟船往來半日可達園隔海斜與品川對品川迤西百万屋宇如蜃樓湧起而富岳及信武諸山出沒其上顧望總房之岸巒灣于東七道船帆望都而來者皆在指點之下侯旣坐領此勝逢美日良夜輒又自閘口呼舟而出與其摯御俱下網捕魚至天寒則不復出園中而弋獲鳧雁鴻鵠所以樂老於此也於是遠寄圖徵記於襄襄嘗東游矣想其形勝欲以應命特以爲鎮海之名類官戍屯衛之號非所以名娛樂之地請改而後記之而未得可更也已而曰仍舊可矣夫侯之國已藩屏我邦之乾維當朝鮮兀良哈諸蕃之衝是鎮海之著者也東邸在郭內又創此莊于郊規模宏壯據河海之口扼關梁之間豈獨游娛云乎亦足以爲國家鎮此海爾夫以侯之旣告老宜澹簷細氈之居婉婉之左右而輒脆之衣食而已顧鋤治此郊陬之區親馳驅漁獵之事幾有陶公運甓習勞之意可不謂老益壯耶蓋不如此不可以鎮海也

萬象園記
我 藝藩三卿獨上卿為公族祿足并其中下 藩之自
紀移封藝也特 命守柞原城鎮撫東面 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 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 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
於寬政 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 今嗣為 今
主君思 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 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 府城與柞原並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 本府

萬象園記

我 藝藩三卿獨上卿為公族祿足并其中下 藩之自
紀移封藝也特 命守柞原城鎮撫東面 本府之邸在
外城南門內而其別業則在南郭外 其第三世玉翁君
在明曆中始 賜此地及天和初告老居焉經營園池棟
宇重疊比本第享保中罹災再建寶曆再災權置數椽至
於寬政 第九世修山君修之稍復舊觀 今嗣為 今
主君思 祖先之所注意也益加愛護定其名稱欲記而
傳後會 自京寓歸省母屬作之記蓋 府城與柞原並
建自毛利氏經福嶋氏而歸於我皆背山臨海而 本府

地較曠達有兩水東西夾城入海東者公園据焉西者
又分爲兩派而□君別業在其間最南處距海近所望甚
豁引川水爲池曰降鶴而構堂其北曰南薰以其面南也
下堂趨池者曰衆妙門而自東入者曰尋芳環池而南曰
梅花坪曰櫻花塢曰秋錦坡曰快雪墩以各占其勝池中
有洲曰小瀛又一洲栽松曰翠雲阜其可憩者曰一新亭
曰眺濤榭曰臨漪榻曰安懷廬曰知艱舍又有學射之圃
調馬之埒池之東曰夕麗巒東南最高可望遠者曰極目
岡登岡而望海水滉漾草津巖鳴之山截辭於西迤東能
水仁保諸嶋含煙帶雲以與匝郭人家入港賈帆出沒朝

曦夕影之下變態萬狀又如呈勝此園者因合而名之曰
萬象之園皆□君與襄輩商議定之云及其未定往復至
再至三恐或犯公園之名也足以見其平素之謹慎已
襄謂此景象者君臣之所共也雖不同名而實則同昔者
□君之祖宗從□、、、、、、、、、、、、、、、、、、、、、、、、、、、、、、、
清光公於庚子之役先登岐阜之別堡城陷實由此又從
自得公於檜井之戰亦爲軍鋒以効力此天下所共知也
而國論大議造膝贊決者蓋又有雖藩人所不知焉□
淺野氏之享此山河領此景象豈非君臣相扶之力耶不
然前之享且領焉者宜有而不失矣而今何如哉凡大臣

之於國嘗其其艱難故分其祿利既分其祿則必同其憂
然後可以相與保其山河於常久今古皆然况在同族者
乎□君游此園觀此景象輒念及此得不惕然歟以□君
家之甲我藩而謹慎如此加之以惕勵以副□一藩之
望至如襄輩雖汗漫於外心常在□父母之邦者亦將有
倚安焉因謹併書以為之記

遊騁樓記

攝富田有勝田氏築莊名曰遊騁而請記於余余以其名
為不雅馴久而不下筆也今茲上巳偶觀蘭亭帖至遊目
騁懷極視聽之娛撫卷而咲曰莊之名蓋取於此也因憶
莊主之說其勝概曰樓北負山東南平郊極目所望山嶺
自菟道鷲峰迤邐而南為生駒為葛城金剛如三笠倉地
如高野金峰亦依約可指而其中則大瀨洋洋乎兩都之
人舟船往來常在几席其岐流者柳河至玉川之棠白膠
木之楓亦以時吐芳呈彩於其間樓前又穿池種藕與蘋
放魚觀焉置酒煎茗日呼客焉以樂太平其言如此嗚呼

山陽先生遺稿卷之四
余每讀右軍此文，以爲遊目騁懷當在郊原之闊，山河之雄者，如彼山陰，雖有崇山峻嶺，蓋地勢迫蹙，非覩峰巒之全體，孰與此莊之盡挹三州群山之翠，彼可玩者，茂林脩竹，與激湍映帶左右而已，孰與此莊之瞰大漠於畿郊，備春秋卉木之觀，蓋彼處偏安之江東，舉目有山河之異，塵得此等之境，強暢其情耳。我二百年海宇熙洽之時，天當朗於彼，氣當清於彼，而占中原之中，舟車四達之衢，所謂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者，不在彼而在此，此可謂之遊目騁懷已，莊之所以名稱矣，吾可以記矣，遂記。

石香齋記

石香齋者，木戾君子簡讀書處也。君家傳奇石，沈香所化，其祖大心君得之韓人，云木戾氏世爲彥根藩正卿，本楠氏，楠廷尉有曾孫從南朝王子居，勢至六世孫透玄君，仕參河，命領甲斐舊部，以隸藩祖，累功至享封本藩，託孤寄命，功在天下，其嗣爲大心君，從大阪役力戰，至銃丸鑿股不出，今猶傳其戰襖，有銃痕血跡者，及它刀槊，而香石伍焉，蓋以藩當畿甸，協要韓人來聘，必過，因得接伴，結交知事，洪東澁交最篤，見其雅好書畫，弄筆墨，遙贈以此，其勇整以暇，又與世俗異嗜，可以知也。爾來九世慎守，以至於

山陰先生遺稿卷之六
君寶愛甚至，遂特築小室奉之，而讀書其傍，請余記之。余得觀其石，長咫，高半之，木之筋骨獨存者，自成峰壑，皴皴，堅剛如鐵，重不可輒舉，而香氣馥烈，觸手不散。嗟夫人之忠孝傳芳百世者，出於天性，沈淪百轉，爲物所盪擊齧蝕，愈激愈堅，身可化而心弗可變，不猶此石也哉！夫延元正平之天，定於慶長元，和今之王侯將相，多昔忠義之遺種也。君之祖亦然，其所仕亦然，其所仕之所仕亦然，然而其義勇勲績，又足以光前垂後焉。則此石之歸君家，感其類而然，不可以其出海外外視之。君家所傳鎧袍劍槊，祖先之身擐手揮者耳，而此石則其心膽也。何哉？曰：堅剛曰芳

烈，反之則脂韋也，邪穢也，辱祖累孫，遺臭不滅。凡若然者，歷載於君之所讀者矣。君讀之於石之傍，而斲以乃祖之心，吾復何言哉！是爲石香齋記。

山陽遺稿卷之七 畢

山陽遺稿卷之八

賴襄 子成著

序

送大原雲卿東行序

方今邊徼其互市在正西 而防備地方別在曰西南
曰西北曰東北而東北稱最要重云蓋鄰西南者如黑子
耳鄰西北者地雖大其人窳弱不足畏獨接東北者大倍
蓰西南者強什陌西北者其北又有強倍蓰此大不翅什
陌此者而此蔽焉所以為要重也今茲吾所識大原雲卿
應東北之幕辟往為其實僚雲卿與人而居於京貌瑰奇

多技能而其中有幹畧頗稱知兵曉虜情幕中有薦其可
備諮謀者雲卿慨然有酬知展効之志不辭而往寄書告
我我壯其行爲文送之曰雲卿行矣備邊重事書生何知
雖然吾聞之也彼接我壤者窟海澨而居漫眉于思唯弧
矢之技是知繳于山擲于海以食緩之則縻急之則跳如
是而已喜事者乃欲吏於其人而稅乎其窟苟有信焉天
下自此多事矣彼窟也不可穀也不可帛也稅而獲之膾
肫之齊乎蠟虎羆之皮乎曰采其金也苟穀與帛之富實
何以金爲吾恐其所得不償所失也雲卿通彼之情者不
惑於此固也抑亦仍其舊因其俗作術於漸以懷柔之乎

彼將負其弧矢匍匐而來恩威所結如膠漆然乃可以懼
壓彼強倍徒此廣不翅什陌此者矣行矣雲卿若我延曆
天喜之事其時勢與今異則吾不復陳之雲卿雲卿亦讀
彼先秦與漢之際記之乎彼燕趙與胡接也而未必患胡
及嬴劉合天下自與接壤則鯁鯁然每有北顧之憂而如
騫也相如也又無故生事其禍蔓矣今也三邊各有所委
不以憂國也憂在於受其委者况其最要重者乎雲卿當
思分任其憂勿更加之憂可也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鎌倉五禪寺皆建於北條氏時而淨智之建最後最後建而最先毀蓋其開祖大休之渡海正當貞時執權之日得其值遇以初此寺草創未幾而有元弘之事鎌倉兵燹同歸灰燼所以最後建而最先毀也其後足利氏與上杉氏伊勢氏迭宰關東每不能復焉名爲五山實闕其一以至今日建橐以還百廢皆興興廢繼絕之政不遺方外於是乎列刹均訢願補其闕而淡海珉山禪師實董其事云吾來平安也遇禪師於長樂精舍見其神定恬淡而能應物心偉之也今之往又見徵言夫舉五百年中英雄豪傑之

山陰先生遺稿卷八
所不能復者、而屬之一比丘手、其事成否、豈可豫知、雖然、吾知其必成也、吾嘗讀武門之史、見五山之事、以爲北條之爲此、不翅崇其教也、當其時、蒙古氏方覬覦我、而數不得志、顧以爲以口舌化異域、莫禪教若也、故選老其道者、密授意遣來、而北條氏君臣多智、佯爲不知彼意、而特受其教、陽尊其身、而實囿之一寺、諸禪師亦佯不知我意、而特授其教、是以竟不爲元用、而爲我用矣、大凡佛教之爲我用、多矣、中古以來、上下墓田、皆屬僧寺、而近世又以身毒之徒、監耶蘇之類、海內編氓、無不隸其籍、是以圓頂方袍、乃彼司籍之官也、香火誦咒、乃彼戶部之局也、方今東

北戶口、日滋月息、版圖之廣、什陌五百年之古、則所謂圓頂而司籍、香火而管戶者、寧可加、而不可損、況古有而今闕者乎、又焉知不有以我而化異域、猶元氏之於我者哉、古者以彼人爲我用、今也以我人爲我用、彼抑諸猜疑之際、而我復諸不諱之世、吾是以知其必成也、禪師勉旃、吾有愧於禪師焉、世之稱儒者、未嘗不擯斥釋氏矣、而不能復古之一郡庠也、豈尋章摘句之業、不及釋氏之有用於民乎、抑吾黨之無偉人、足成事、如珉山禪師者也、吾於禪師乎、愧之、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余嘗脩私史，至近古群雄之事，每怪薩兵悍勇，九國避鋒，而一遇太閤，爭先逃降，不能支旬月，及太閤伐相，出兵倍西征，而半歲纔克之。夫薩主帥勇智，非北條氏兄弟所及其將士材武，亦不必減相人，而取之難易，相反如此，豈薩地勢不及關左之險邪？戊寅歲，西遊長崎，終自肥赴薩，遇阪路峻絕，髣髴函嶺者，三踰而南，始得平地，回視見青翠重疊，上接雲霄，而南扼大海，海濤洶湧，因歎曰：非無險也，有險如此，棄之不守，乃使猴奴平行，如入無人地，何哉？因益怪焉。已而涉覽其國風氣習俗，雖屠販勇決過人，粹然

山陰先生遺稿卷八
爭鬪、動輒至殺人自殺、視死如戲、然而平時趨利避害、不顧親戚、故雖銳於進、而有時不恥於退、余於是乎、知天正之敗、亦由此故、莫足怪也、歸京師、踰年、乃得大河原、世則世則、薩人而負笈東上、游我門、余一見、驚其不似薩人、周旋一歲、久愈可親、不獨其才識過衆、文辭足觀、而其言可信、其行不苟、沈實壯毅、重恥履義、確然有不可奪之風、乃知大國未可測、余曩特見其小民所習、以爲舉國如彼、過矣、夫世則一介士耳、猶尚如此、況上於此者乎、今薩蓋非故薩也、然風俗特化於上、而未全及下、是學士大夫之所當憂也、夫以薩人之勇、而又教之知方、則其親上死長之

俗、豈他邦所及哉、如世則之賢、自今益力學成器、必不久於下者、異日或思余言、未必無裨益也、故於其歸、書以爲贈、世則勉旃、歸過三阪、至吾發、慨歎處、其亦停馬諦觀之、

送小田廷錫序

長門獨嘯翁以豪傑之資、隱於醫、予聞其名、而恨不及見也。今茲得見其從子廷錫、廷錫業儒、學於江戶而歸、訪予平安寓居、問予以文章之法、出其囊中之稿、才藻蔚然、邁越等倫、夫以廷錫之才、與大都群俊周旋、又何以予言爲也。無以則有一焉、今之文、不患其不麗、患其不明、不患其不富、患其不鬯、不明不鬯、所以弱也、故文貴先立意、意立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古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爲主者、有以茯苓爲主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者他藥之從之者佐其主之力而已近方不然一劑之內
有桂有茯苓往往不下十餘味求其備也而支離散
漫藥力不健近文之富麗而乏氣勢者毋乃類此乎廷錫
藥籠之中物既充矣吾欲其用之約以達也行矣廷錫歸
閱其叔父之方必不以吾言為非矣

送山根子慎序

子慎將歸長門，訣我而請言。余曰：子，長門人也，蓋亦聞洞
春公之事矣。公嘗問左右曰：吾於古之君，誰比？有儒士對
曰：殷湯、周武比。公笑曰：吾乃今知吾之不若湯武也。湯武
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其人慚縮而退。噫！儒之不用於國，久
矣。不用儒乎？儒之不可用也。夫彼創業，自我作古，非如後
之閱於格也。使儒之際焉者，苟有才與識，可以參其猷，則
將拔而用之，何必曰：桂曰浦云乎哉？而令嘲而舍之，則誰
咎歟？籍使第無可用，何至以所識於方冊，為貢諛之資，是
庸主之所唾也。而況於英雄之主乎？不知其主之英雄，而

業下一如
者字後下
加世字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文
八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以此迂腐進乎、旨也、舍殷若周、蔑或稱說乎、聾也、後之爲
儒者、可不悲哉、子慎世以儒仕、世以儒仕者、在今日、勢已
定矣、途已限矣、申佔俾而已、雖然、擴才與識、不旨不聾、自
成其可用、誰能禁之、吾可用、而不吾用、吾可以莫愧矣、吾
所誦習、爲何事乎、抱焉而進、不肖枉尺寸、衆頌而我規、衆
唯而我諤、使君若相望而憚之、緩急將有賴焉、是亦有用
於國也、孟子曰、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又曰、自侮而人侮
之、子慎其思之、余亦嘗以儒仕者、與子慎鄰其國矣、以其
病而無用、退而隱於此、而欲如子慎者、不自侮而有爲也、
聊相爲言之、

送齋藤生從父東遊序

浪華齋藤履侯家業醫、而受書學文於我、聞吾談和漢史
冊戰爭攻守成敗、輒傾聽忘倦、今茲從其翁將東行、謀於
余曰、學未成而遊、恐徒費日月耳、如之何、余曰、行矣、不獨
扶老承歡、可行也、觀其山川、亦無非學矣、然漫然而行、識
某山某水而已、則與僮奴從者奚擇、夫觀山川、猶讀書也、
當識其大者、又猶作文也、當一以貫之、於是攜之出、飲別
於叡山鴨水之間、指其水曰、是源於城丹之界、而南會于
瀛、抵浪華、入海、子所知也、指其山曰、是發於江若、而西劃
山陽山陰、子或未之知也、故不唯水有脈也、山亦有脈也、

湖漢而一
作而發
脈上一有
山字

江若之脈發於濃越甲信是其腦髓已子奉親湖漢而東
南過鈴鹿是脈之一派南行者東抵函關亦然水則度宮
津度天龍度大井而至江門皆源干脈中者江門與宮津
距脈稍遠地闊而汗諸水匯焉者猶漢之於浪華也故如
東海五十三驛皆緣於脈而東耳故外鈴鹿函關槩為夷
庚子過焉左顧輒見其隆然隱起截雲戴雪富山御岳其
最大者而還而道岐蘇其險乃非東海比無佗徑所謂脈
中也如是而觀可以識其大而一貫之既歸再聽吾談其
可樂必多於它日矣聞子之翁善西洋醫說於人身之脈
絡筋節講之熟矣余之說山川亦猶此爾抑山川之有戰

大者下一
有謂脈
也四字

作談

爭也猶人身之有疾病也余與子皆生於疾夷身安之時
得以徐按其筋脈以資講論之樂可不知其所由哉子過
岐蘇西出至膽吹之山是為叡山鈴鹿所由分派也其下
有曰關原者子其最留心觀焉吾將為子詳說之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三國志演義序

大耳兒紫髯奴與阿瞞皆不世出之雄而竝世而出分爭神州猛將各如雲謀臣各如雨事機智巧三面錯迕是宇宙極奇之運也陳壽分寫參照如組織然使人心目迷離一變史漢之局亦紀載中之奇者而小說家又敷衍其義加之怪幻俶詭蓋奇之奇者矣諸史皆有演義獨此最盛行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竝稱四大奇書三書憑虛駕空此則因實結撰而齊膾炙人口斯亦奇矣抑三國蜀義最正而命最蹇三傑相繼跌仆而孔明吞志而終是自千古恨事讀史者至此悶極廢卷而演義別構奇說如人人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文 十一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所欲出使閩者眼明眉舒則可謂奇之極而歸於正焉假
使此閒太平記書南朝事亦有若說則吾知其更快人心
也是小說之有益世道者非如水滸鼓亂金瓶勸淫之比
必問其某真某假則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坊間有譯焉加
繡像以便童蒙者而闕其後半孔明事迹不備猶太平記
而不盡載楠公事豈非大缺陷近有謀續成者而來乞序
於余門人以其俗陋難之曰清士大夫有謬引此中一事
爲典猶招人嗤譏况爲之序也余聞而哂曰許之今人動
舉其迂僻經義陳熟詩文無痛痒於世者梓而行之纔揭
一紙人輒思睡視之此書孰俗陋孰雅正孰臭腐孰神奇

吾寧舍彼取此

古詩韻範序

淮陰侯謂漢高唯能用十萬已則多益辨夫多益辨不過有法以管轄之耳詩法與兵法何異近體短章譬如組練三千隊伍分明至古詩長篇則八門五花陳閒容陳也其法甚難觀以其難觀而謂之無法是正享諸家之易作古詩也以其難觀而不敢作是今才子之畫於近體也今才子才概偏裨耳其不能用大固宜正享諸家力大氣豪動累千言然細觀之如九節度之兵潰於鄴不可收拾也夫用小兵固不可無法用大兵最不可無法故古人之作長古也韻以節之節以運之分數整肅首尾相救而變

化出焉人徒覩其變化不知其生於法也昔人論兵曰陳
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然不有常法則運
用何所施正享諸家之作古詩是語妙用於無法之前爾
烏乎可乎近代聲詩之盛幾乎抗衡西土而較其勝負則
於此終輸一籌余常慨之而未有以救之也我友武元景
文因西客朱生之言遂大研究群籍上自周漢下至宋明
字推句驗恍然有悟卒纂斯書以警作者作者奉其指揮
熟其法律則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紛紛紜紜鬪亂而
不可亂者將於此乎在國朝乃今而後有古詩也嗚呼古
詩之敗久矣景文以詞壇老將起而救之使人人自知檢

東此書之行也其必有如李光弼代將號令始施而士卒
營壘旗幟精明一變者吾將刮目待之

刻陶說序

周世宗時有請瓷器樣者世宗批曰兩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是真英雄語也余因此思之凡百之工宜直以造化為師青天雲破何處不可觀何必規規然摹撫異邦人為哉雖然欲摸天雲不可徒手得是法之所以不容不講也古者銅玉髹漆皆有方說唯陶法散見諸書未有專籍清朱琰陶說因羅臚列為至明備我木米翁梓而行之其益世用弘矣翁嗜古士非陶工也少小喜賞鑒古器時或摹造之嘗嘆曰吾欲彫玉玉不可多得欲造銅器不及目其生古色也乃遂有志於埏埴之工以為嚴竈忌

山陽先生遺稿卷八
瓮邈矣、當足利氏時、有若瀨戶四郎、擬建窯而不能全者
也、及豐臣氏時、有若伊勢五郎、學饒之青花、而僅成者也、
輓近則有若仁清、有若乾山、皆規撫西洋、而仁清色曇、少
光澤、乾山徒得其坯體、大抵前輩速於成名、不復刻意釉
法、故其說不傳、後人無從按之也、於是苦心焦思、凡古今
書籍一字有與於陶者、錄而驗之、最後得此於龍威祕書
中、祕書卷帙重大、當初舶來無多、翁特為欲觀此書、購獲
全函、捆載而歸、囊橐為空、自此枕籍鑽研、妻孥竊罵、不顧
也、然翁之陶、不專一體、殆奄有前人、每摸一古瓷、輒逼其
真、雖老骨董不能辨、以此擅名一時、蓋資於此書為多、今

出其糟粕、以利澤世人、可以知其存心、而校訂之精、出於
實驗、非佗人可比也、翁請余序之、余於此事瞻焉、且受而
涉閱之、謂讀此書、空自說古說、器始、然後及說今、說今首
條、盛稱康熙以來、饒窯之良、是在彼中人、不得不云爾、余
意清以胡羯主中原、陶之精雅、必不能及宋明、彼柴定汝
哥、皆係中土、而今無聞焉、獨有饒州、僅存古樣於東南一
隅、是亦其一驗已、則世宗所謂毒天者、亦為腥羶之氣所
熏蒸、縱令學古釉法、終不能得其真色也、我日出處、光華
清明、况會此熙昭之時、琰之所稱、人心優裕、民力緩閑、地
產物華、應運而起者、將不在彼而在此、余已於木米乎、見

之故言此以勉讀者使自奮其志不徒恃其法也嗚呼是不唯陶爲然也

土佐日記新解序

承平中紀土佐守任滿歸京以文紀行傳至于今多箋釋者今文政己丑香川長門介新作之解而安藝民賴襄序之曰嗚呼此當時平常言語耳方土佐守之紀之豈料後世有作之注解者而吾與長門介皆生八百年後何知其解之果能得其意與否也雖然所紀者人事也寧不可推知按史土佐守以善歌稱其爲人不可概見然當是時南海盜賊方起而得任此國在任五六年矣則其閒勦賊護民功績豈少觀記所敘吏屬依戀之狀可以知之矣而歸裝中無物可以答其意焉則其清廉不營私又可知矣數

言賊之欲相報無佗嘗被勦討故待解官權而報復之也
道途艱虞如此而纔到京郊停山崎累日者舊宅荒廢自
經理之乃能得歸亦可見廉者之効矣而其後官終於木
工頭位屢得進一階蓋政在私家俗貴門地彼以儒流孤
立坎軻其抑鬱爲何如哉而玩其文詞優游恬易出以諧
謔託之婦人作自晦其功勞而世故人情每躍然於短詞
之間吾是以知其人物才量不特善歌也抑唯其人如此
故其歌如此世之歌人人自人歌自歌歌與人事視爲兩
途土佐守不然也故此記以常語紀常事往往舉婢女童
子托師棹郎矢口諷謠長短不齊而音節之諧自然成歌

者豈非以警世之士大夫以歌爲歌刻意飾詞失其本旨
也耶其嘗撰古今集猶束於官命不免有礙故於家乘暢
敘之而集序所論歌本性情詞成萬殊鳥語蛙聲誰爲非
歌者已與此旨合焉今長門介亦以善歌名震一世吾察
知其心所嚮乃在於此所以眷眷於注解焉而作解大旨
蓋亦不外於此此前注者之所或未知而其實所謂萬世
旦暮不難知其解者則八百年何足言哉襄儒者也不知
歌者然土佐守亦儒者不可專以歌人目之而長門介亦
非以歌爲歌者所以徵序而不辭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606